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八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八

史部

文獻通考卷八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社考二十一

祈禳

旅禳附  
雩祭門

禱疾

祓除

難

禱水旱已見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

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六祝之秀反

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

鄭司農云順祝

順豐年也年記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

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也疏曰此六祝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云六祝之辭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以下皆約小祝而說順祝當小祝順豐年年祝當求永貞吉祝當祈福祥化祝當弭災兵云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者此二者似若天之應瑞故總謂之瑞祝云筴祝遠罪疾者自此以上差次與小祝不同唯有筴祝與小祝遠罪疾相當宜為一也黃氏曰筴祝命龜筮之辭也鄭見金縢史乃筴祝為禱疾之事故以為遠罪疾而不知金縢筴祝正為命卜筮也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禋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疏曰掌小祭祀者即是將事侯禋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小祭祀與將事侯禋已下作目將事侯禋禱祠祝號又與祈福祥順豐年已下為目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寧風旱彌裁兵遠罪疾三者即是禋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故總謂之禱祠之祝號祈福祥



已下不言一曰二曰者大祝已言訖小祝佐大祝行事故畧而不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次第黃氏曰所謂祈順逆寧彌遠與大祝六祝相參錯但小祝所掌皆小祭祀不為辭掌其祝號而已肆師與祝侯禋於畚及郊注曰侯禋小祝職也畚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曰侯者侯迎善祥禋者禋去殃氣故肆師與小祝為此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侯禋二事

禋四曰禋五曰攻六曰說

造七報反禋音詠裁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天神

祈謂有

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鄭司農云類造禋禋說皆祭名也類祭於上帝詩曰是類是禋爾雅曰是類是禋師祭也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

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  
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灾於是乎祭之玄謂類  
造加誠肅求如志禴祭告之以時有灾變也攻說則以  
辭責之祭如日食以朱絲營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  
救日食祝曰昭昭大明殲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  
侵尊是之謂說也禴未聞焉造類禴祭皆有牲攻說用  
幣而已疏曰鄭知類造禴祭皆有牲者按禮記祭法  
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  
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祭既用牲故知類造亦  
皆有牲故云皆有牲也知攻說用幣者是日食伐鼓之  
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而已詩云靡愛斯牲是也  
舜典肆類于上帝見因祭篇立君條王制天子將  
出類于上帝造乎禩見巡守及征伐條大祝大師造  
于祖類上帝及肆師類造上帝並見征伐條王制諸  
侯將出造乎禩及大祝造于廟並見會同條祭見百神  
篇祭禴條國有大故天裁彌祀

社稷禱祠

大故兵寇也天裁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春官

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注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禋

禘

禘

禘

禘

禘

禘

禘

禘

禘

注曰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賽也反命還白王賽

賽

賽

賽

賽

賽

賽

賽

賽

賽

西代反

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注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

注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

注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

注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

注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

注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

注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

注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反命

反命

反命

反命

反命

反命

反命

反命

反命

反命

反命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還又

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凡王之會同軍

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為位國有禍裁則亦如之凡天地

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立  
謂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疏曰禍哉謂國  
遭水旱凶荒則有禱祈之事故云亦如之天哉謂日月  
食星辰奔殞地裁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  
宗伯為位祭之  
春官

小子凡沉辜侯禳飾其牲

鄭司農云沉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沉謂磔牲以祭

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  
去之也夏官小子祈五祀見釁條羊人凡沉辜

侯禳釁積共其羊牲疏曰祭天用犢其日月以下有用  
羊者鷄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疏曰司農云面

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也春官地宜牧  
人凡外祭毀事用厖可也注曰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

過山川用事者厖謂雜色不純毀謂鬴辜侯禳毀除殃  
咎之屬疏曰按宗伯云鬴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

禳又按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皆是祈除殃害非常之祭用庵之類故引以為證也庵亡江反

男巫

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

衍依注音延 疏曰云望祀者類造禮禋望而祀

之云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授號者此二者皆詛祝授以神號云旁招以茅者旁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元謂破衍為延者衍字于六祈義無所取故破從延云望祀謂有牲粢盛者注大祝已云類造禮禋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巳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粢盛者也云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巳是也云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禮禋之神號男巫為之招者以其授號文承二者之下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云授號知是詛祝者按詛祝而知也注及黃氏說見地示篇冬堂贈無方無算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為可也無算道里無

數遠益善也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  
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  
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 春官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  
浴注曰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  
以香薰草藥沐浴疏曰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為  
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 占夢季冬  
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注曰玄謂舍讀為釋舍萌猶  
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贈送也  
欲以新善去故惡疏曰玄謂舍萌猶釋菜也者按王制  
有釋菜奠幣之事故從之 秋官庶氏掌除毒蠱以攻  
說禳之嘉草攻之凡蠱蠱則令之比之注曰毒蠱虫物  
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  
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熏之令  
之比之謂使為之又校比之疏曰攻說禳之據去其神  
也嘉草攻之據去其身也云歐之止謂用嘉草熏之時  
并使人歐之既役人衆故須校比之 翦氏掌除蠱物

以攻禁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疏曰庶除故以六祈而言之以莽草熏之據去其身也

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左氏曰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

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

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惟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

正音政

日有食之於

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食于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

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公羊子曰日食則曷為

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

或曰為閭恐人犯之故營之

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

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耳疏曰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陰氣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穀梁子曰言日言朔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故也

食正朔也鼓用牲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

五麾陳五兵五鼓

麾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

諸侯置三麾陳三

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凡有聲皆陽事以厭陰氣

柝兩木相擊充實也

疏曰五麾者廢信云各以方

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

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五鼓者廢信徐邈並云

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



按五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色為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鼗鼓鼙鼓晉鼓之等若以為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為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去盛饌

伐鼓于社

諸侯用幣于社

社尊于諸侯故請殺而不敢責之

伐鼓於朝以昭事

神訓民事君

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示有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

示有等威古

之道也

等威威儀等差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

之左氏曰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

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

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

正音政正月謂建

巳正陽之月也於周謂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平子弗從昭子太史答言在此月也夏戶雅反

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疏曰日食陰侵

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是不君事其君也

齊有彗星

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疏曰出齊之分野於玄枵之次也彗即孛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十

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皆書此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  
不書者時魯不見或陰不見

益也祇取誣焉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  
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  
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  
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  
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

哀公六年有雲

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

史曰其當王身乎

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

他國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

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

焉移之遂弗禳

春秋左氏傳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

大辰左氏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

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

日火若我用瓘斚玉瓚鄭必不火

瓘瓚也斚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

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

火心星

丙子風梓

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 疏曰

東北曰融風易緯作調風俱是東北風一風有二名東北木之始故融風為木也木是火之母火得風而

盛故融為火之始

七日其火作乎

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

之庫以望之

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所占以審前日

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

鄭又將火

前年裨竈欲用瓘華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

鄭人請用之子

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

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

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也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

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禪竈猶不足以盡知之昭公十

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子寬子

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

使火及之行去聲疏曰楚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彛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

之所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知屏攝是祭祀之使公位也鄭衆云攝攝束茅以為屏蔽其事或當然

孫登徙大龜登開卜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於先

君

祐音石 宗廟篇中主條

注疏見

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

疏曰郊人當謂郊內鄉之人也祝史掌祭祀之官也使此鄉人助祝史除地在城之北作壇塲為祭處也

就國北者南為陽北為陰就太陰禳火也

禳火於玄冥回祿

玄冥水神回祿火神

疏

曰月令冬云其神玄冥知玄冥水神也周語云夏之亡也回祿信於黔隧先儒注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回

祿火神或當有所見也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災慮更火也

三日哭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

禮也

振棄也

宋災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二師左右二師也鄉正鄉

大夫享祀也疏曰宋國之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并言其事故云二師命四鄉正也費誓

云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是宋置六卿況四鄉乎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乃彌祀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

大祝

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於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疏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諸是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儀宗人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晉侯問於欽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何故

問宋何故自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



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

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

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疏曰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以三月昏心星見

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

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為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味謂柳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味謂鳥陽七

星為頸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味鳥首也七星謂朱鳥頸也味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口屈

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味星為火之候故於十二次味

為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為蒼龍之宿釋天云

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  
為時候大火心也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以是故此  
傳心為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  
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內火禁放火也火官  
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味也此傳鶉  
火大火共為出內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味者以味  
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  
出內之文故其言不及味也

居商丘

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  
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疏

日爾雅以大火為大辰是辰為大火也昭公七年傳  
曰宋大辰之虛是大火為宋星也閼伯居商丘祀大  
火今大火為宋星則知宋亦居商丘以此明之故云  
然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謂出內  
火時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

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

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

數

梁山崩晉侯以傳

所主反

襄公九年左氏傳

召伯宗

傳中戀反  
傳驛

伯宗辟重曰辟傳

傳乃重載之車也

重人

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捷邪出

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

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

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

主謂所主祭

故山崩川竭君

為之不舉

為于偽反

降服

損威服

乘縵

縵武旦反又莫半反

車無文

徹樂

音息八

出次

舍於

祝幣

陳玉帛

史辭

責自罪

以禮焉

山禮

川

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

見之於晉君

不可

不肯見

遂以告而從之

成公五年左氏傳國語晉語同

莊公

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有神聲以接人莘號地

惠王問

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

史過周大夫

內對曰國之將

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

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亦有神異

王曰

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享祭也若

以甲乙日祭先脾玉用  
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

聞虢請於神求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  
賜土田之命

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上田  
祝大祝宗

宗人史大史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  
應區嚚皆名

民政順將亡聽於神求福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

人而行唯德是與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涼薄也為僖二年晉滅下

陽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

事於羣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

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

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

大室音泰巴姬共

王妻大室祖廟昭公十三年左氏傳

尚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

王謂

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年也

帝令大禹步于上帝

帝舜也步推也

帝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得失反覆也

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

用此時始大祀

六沴之用咎于下者

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立

王極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

也厥咎狂

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

厥罰恒雨

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

其節故厥極惡

生氣失故於人則為惡

時則有服妖

服貌之飾

時則

有龜孽

龜蟲之生於水而遊於春者也屬木

時則有雞禍

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

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病

病病也貌氣失之病

時則有青眚青

祥維金沴木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义

君言不從

則是不能治其事也

厥咎僭

君臣不治則僭差矣

厥罰恒暘

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

氣失故恒暘也

厥極憂

殺氣失者於人為憂

時則有詩妖

詩以言志

介蟲之孽

蜱蟲蜎蟬之類蟲生於火而藏於秋者屬金

時則有犬禍

犬畜之以

口吠守者也屬言

時則有口舌之病

言氣失病也

時則有白眚白

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慈慈為

君視不明是謂厥咎君視不瞭則茶緩也厥罰恒燠視曰火

不能瞭其事也夏氣長長氣厥極疾長氣失故時則有草妖物可見

失則恒燠也於人為疾時則有草妖者莫衆

也於草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禍羊畜之遠視時

則有目痾時則有赤青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君聽不聰則是厥咎急厥罰恒

寒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恒寒也厥極貧藏氣失故時則有鼓

妖鼓聽應也時則有豕禍豕畜之居閑衛時則有耳痾聽

而聽者也屬水時則有耳痾氣



失之病 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思

心之不容是謂不聖

容當為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

明則所謂聖聖者色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厥

咎

冒也君臣心不明則相象冒矣

厥罰恒風

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

藏之氣風亦出內雨暘寒燠之徵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故恒風厥極凶短折

殖氣失則於人為凶短折未婚曰折時則有脂夜之妖

夜讀日液

時則有華孽

華當為夸夸蚘蟲之生於土而遊於土者

時則有牛禍

牛畜之任

重時則有心腹之病

思心氣失之病

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

有金木水火沴土

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沴土地乃動臣下

之相師為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

王之不極

是謂不建

王君也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

也厥咎眊

劉子駿傳曰眊亂也

君厥罰恒陰

王極象天天養

萬物養氣失故恒陰也

厥極弱

天為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為弱

時則有射妖

射人

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矢則必心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歷于民心射其象者也

時則有龍蛇之孽

龍蟲生于淵行于無形過于天者也屬天蛇龜之類或曰龍無角曰

蛇時則有馬禍

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

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

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亂謂薄食鬪並是逆謂盈縮反明經天守舍之

類

維五位復建辟厥沴

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明其變異則改

過以共禦之又必齋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可除矣

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

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

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

維王極是司

也司主

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

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

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

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

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為日之朝禺中至日昃為日之中下晡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謂受其凶咎也 其二辰以

次相將其次受

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

日月朝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

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

禦貌於驕忿

止貌之失者在於去驕忿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謂若傲狠明德忿戾無期之

類也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從順也參祭之其禦神乃順不怒也

言於訖眾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訖止也止言之失者在于

去止眾止眾者是不從之刑也止眾謂若周威厲王弭譖謗以障民口之類也禦視於忽似

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

也謂若亂於是非象共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

祭之參乃從

止聽之失者在於去怵攸者是不聽之刑也若老夫灌灌小子躑躑誨爾

諄諄聽我藐藐之類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

從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者是不睿之刑也是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

而欲誅季氏之類也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

從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惡者人性備五德得失在斯王不及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故掌祖廟之

藏者謂之天府

六沴之禮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新器潔祀用

赤黍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其祀禮

曰格祀

篇名也今亡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

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春官

典瑞四圭有邸以

祀天旅上帝

注疏見祀天禮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注疏見祀地禮

大旅共玉器而奉之

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同上

掌次王大旅上

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注疏見祭物篇筵几條天官

職金旅於上帝

則共其金版

鉶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秋官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

大旅亦如之

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即徹疏曰云不即徹則與上注奠

者朝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逮日放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要至夕也春

上官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頌音容眡瞭播鼗又擊磬磬

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掌大師之縣大師當縣則為之

疏曰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目於音聲審凡樂事相瞽相謂扶工大喪

樂器大旅亦如之

臨許金反疏曰大旅非常祭亦臨時乃造故云亦如之同上

笙師掌教敎竽笙塤箛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敎祓樂

敎昌垂反竽音于塤虛袁反牘音獨  
或大錄反注疏見祭物篇樂條

大旅則陳之

陳於饌處

而已不蒞其縣

疏曰此經直言陳之明陳於饌處而已不臨其縣其臨縣者大司樂云大喪臨廬樂器注云

臨笙師搏師之

大卜凡旅陳龜

陳龜於饌處也士喪禮曰卜人先奠龜於

屬是也同上

西塾正南首是也不親貞龜亦以卜旅祭非常輕於大

遷大師疏曰饌處謂在西塾南首故引士喪禮為証

也同上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注

曰奉猶送也送之所當卜疏曰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

類之

陳氏禮書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



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  
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之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  
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  
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  
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廡樂器皆如大喪  
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  
樂而不懸廡樂而不鼓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  
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

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也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  
享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氈案皇邸所  
用不以金版而所用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四曰禋

禋崇敬反 祭日月星辰之祭也如日食以朱

絲營社有牲 疏曰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  
下云幽禋祭星雩禋祭水旱皆用少牢 春官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

春秋祭禋亦如之

禋謂雩禋水旱之神蓋亦為壇位如  
祭社稷云 疏曰禮記祭法云雩禋

祭水旱按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  
於是乎禋之皆是禋祭水旱神也大司徒及封人等皆

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官祭日及雩禋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

官地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月吉每月朔日也疏曰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

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日皆讀之

春秋祭酺亦如之

酺音步或音蒲酺者為

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蜚蜚之酺

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禋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

蜚蜚全反步

與音餘疏曰鄭知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者凡國之祈祭者皆恐與人物為災害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社禘

亦為水旱與人物為災害明此亦是恐與人物為災害之神也但此經云酺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

時有蜚蜚之醕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醕定當何醕故兩言之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也按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為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為禮故云族長無飲酒禮也鄭知因祭醕有民飲酒之禮者按禮記禮器云周旅醕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醕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為醕即引王居明堂禮乃命國醕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醕法醕即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爾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注曰鄭司農云二十同上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聚衆五家為閭祭祀謂州社黨禁族醕也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疏曰族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但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

郵師各掌其

鄒之祭祀注曰祭祀祭禁也疏曰五百家為鄒鄒長  
各掌其鄒之政令疏曰一鄒五鄒故云各掌其鄒之政  
令云治其祭祀者謂若族祭酺之類鄒作管反春  
官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注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祭酺疏曰云命  
國人祭按地官州祭社黨祭禁族祭酺於六遂之中亦  
縣祭社鄒祭禁鄒祭酺皆是國人所祭之事也凡言歲  
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端也  
官春

傳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日月星  
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

注疏見久  
雨禱條

右祈禳

旅禁附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

病求瘳也祠報福

疏曰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雷之

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之故言

竈與門戶也按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

亦當依此也后無外事禱祠又是非常之祭故知唯有

求瘳報福

掌以時招梗禳禳之事以除疾殃

疏曰云以時者謂隨

其事也

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云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

惡之未至禳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卻見在之變異

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云四禮唯禳

其遺象今存者此四禮至漢時招梗及禳不行唯禳一

禮漢猶存其遺象故云

遺象今存也

天官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

玄謂弭讀

為教字之誤也教安也安凶禍也招教皆有祀衍之禮

疏曰知招教皆有祀衍之禮者此招教為招福安禍

與侯禳同在六祝有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  
有望祀望行之禮可知

行音延

春官

疾病乃

行禱乎五祀

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儀禮士喪禮

傳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金縢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滕遂以所藏為篇名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

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

疏曰

公乃自以為

功周公乃自以為

為三壇同墠

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築土

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

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疏曰神位在壇

故周公立壇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

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贊告謂祝辭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

厲虐疾疏曰史乃以冊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

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丕子之責謂疾不可

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疏曰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

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與孔讀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

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乃元孫不若旦多

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汝元孫受命于



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

方之民罔不祗畏

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

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

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許謂

疾瘳待命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

事乃卜三龜一習吉

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

啓籒見書乃

并是吉

三兆既同吉開籒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

公視兆曰

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予小子新命予三王惟永終是圖公

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瘳差也朱

子曰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惟有鼂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言三王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材多藝不能事上帝你不如此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材多藝不是

如此蓋他只是要代武王之死而已

子疾病子路

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朱子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

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

私曰語

寡君寢疾並走羣望

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

有加而無瘳今

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

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

殛誅也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

南熊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既熊屬又為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饗斯豈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繇化為二物乎

夏郊三代祀之

夏戶雅反殷周二代又通

禹父夏家郊祭之歷在羣神之數并見祀

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韓

子祀夏郊

祀繇晉侯有間

間差也

昭公七年左氏傳國語晉語及說苑並同惟

國語云祀夏郊董伯為尸為異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

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祀境內山川

星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睢七餘反

四水在楚界

疏曰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

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是四水皆

在楚界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

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

哉

哀公六年左氏傳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

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

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

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

駘他才反閼於葛反

居于曠林不相能

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

后帝堯也臧善也

遷閼伯于

商丘主辰

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

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

商人

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

故國祀辰星相息亮反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夏戶雅反

參所林反

大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疏曰謂之唐人當為陶唐

夏今晉陽縣

之後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知此唐人是彼劉累之等類也

其季世曰唐

叔虞

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震本又作娠之慎反

又音申

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也

夢帝謂已余命

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

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

故參為晉星

疏曰叔虞為晉之祖故言晉侯也

由是觀之則實沈參

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

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疏曰昧為玄冥師師訓長也故云昧為水官之長二

十九年傳云少皞氏有四叔修及熙為玄冥昧為金天裔子當是修熙之後釋例曰修及熙皆為玄冥未

知昧為誰之子或是其子孫也

臺駘能業其官

纂昧之業

宣汾洮

汾扶分反洮他

刀反宣猶通

障大澤

陂障之

以處太原

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帝顓頊

沈如蓐黃實守其祀

沈音審

四國臺  
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滅四國

由是觀之則臺駘

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

之灾於是乎崇之

有水旱之災則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崇祭為營攢用

幣以祈福祥

疏曰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

故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攢聚

也聚草木為祭處

耳攢作管反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

時於是乎崇之

星辰之神若實沈者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

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昭元

年左氏傳

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

疏曰若非天子之樂則宋



人不當請荀瑩不須辭以宋人請而荀瑩辭明其非常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樂名也經典言殷樂為大濩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為大濩則傳記有所說湯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言能覆濩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為大濩其曰桑林先儒無說惟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曰禱桑林以得荀瑩辭之辭讓荀偃士句曰諸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

侯宋魯於是觀禮

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

賓祭用之

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疏曰劉炫曰禘是大禮賓得

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句

引過繆之事以諂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宋猶以十一牢為士執吳以引徵百牢亦非正也

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言具天子之樂也

舞師題以旌夏疏曰

舞師樂人之師主陳設樂事者謂舞初入之時舞師建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

卒見懼而退入於房也謂之晉侯懼而退入於房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

非常卒見之人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心偶有所畏

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

奔走還宗請禱

荀瑩不可曰我辭禮

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言自當加罪於宋

晉侯有

間

間疾差也差初賣反襄公十年左氏傳

齊侯疥遂瘵

疥音戒梁元帝音該

又作瘰音皆瘡失廉反疏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瘰瘰是小瘰瘡是大瘰瘡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此言梁主之說也今人瘰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瘰瘰則梁主之言信而有證也是齊侯之瘰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瘡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先儒舊說皆為疥遂瘡初疥後瘰耳期而不瘰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期音基瘰勅留反多在齊

梁

丘據與裔歎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

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

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

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

屈居勿反

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于鬼神

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

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

語去聲五君文襄靈成景

疏曰文公為戎右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太傅

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

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

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

愧心矣

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

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

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

祉音恥為子偽反

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

動作辟違從欲厭私

辟匹亦反從子用反厭於豔反

高臺深池撞鐘

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

刈魚廢反掠音畧

以成其違不恤

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

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

以實

白神是為言君之罪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數所主反掩蓋愆失妄數美

疏曰

善是之謂矯詐誣罔者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作虛辭以求媚於神

是以

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

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

曰不可為也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

妄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

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

東

聊攝齊西界也平原

姑尤以西

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

郡東南入海

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

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

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除逋責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

沛音貝

言疾愈行獵沛澤名  
昭公二十一年左氏傳

### 右禱疾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

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

難乃多反毆起俱反  
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

蒙冒也

今魑頭也時難四時

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

月令李冬命國難索廋也魑音欺疏曰云時難四時者按

月令惟有三時難鄭云四時者雖三時亦得云四時總

言之也夏官春官占夢季冬令始難毆疫注曰令

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

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磔作伯反

此難難陰氣也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有大

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

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仲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

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

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

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

牛以送寒氣

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

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疏



曰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尅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熊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又云墳墓四星在危東南是虛危有墳墓也  
四司之氣  
月令

傳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朱子曰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

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夫子居鄉之事鄉黨郊特牲鄉人謁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疏曰庾云謁是強鬼之名謂鄉人驅逐強鬼也

右難

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師曠配之其壇常祀以禳灾兼用三代葦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儼止惡氣

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所交也

風俗通曰傳曰茝葦

有叢呂氏春秋曰始得伊尹被之於廟薰以茝葦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茝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之義也 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

周人木德以桃為梗

梗更也言氣相更也

高帝八月祓於霸上

文帝十三年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

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音僖

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

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  
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後漢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  
其禮以朱索連葦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

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之門戶 三月上巳官民皆絜

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

絜者言陽氣布暢萬

物訖出始絜之矣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

先臘一日大儺

儺周論語注謂曰儺却之也謂

之逐疫

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魍魎域鬼一居

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儼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所以逐衰而迎新

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佉子皆赤幘皂裳執大鼗

漢舊儀曰

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鼗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佉之言善善童幼子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

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

曰俵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俵子和曰甲作食殤  
脾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  
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  
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  
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

東京賦曰稍魑魅斷  
猶狂斬委蛇腦方良

因耕父于清泠溺女魑于神潢殘夢魑與罔象瑯瑤仲  
而藏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猶狂惡鬼委蛇大如車  
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魑皆旱鬼惡水故因溺於水中  
使不能為害夢魑罔象木石之怪瑯瑤仲游光兄弟八人  
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  
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山獮罔兩

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非所常見故因作方  
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軀埤蒼曰獠狂無頭鬼

相與十二獸儻嚙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

端門

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

振子台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也

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

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

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

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復度還

百官官府各以

木面獸能為儼人師訖設桃梗鬱樗葦茭畢執事陞者

罷

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二千  
里其畢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

一曰神荼一曰鬱橐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歐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橐持葦索以禦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橐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為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驚牲食魑魅者

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

軍特侯諸侯

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

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為當祠門戶並各隨多少受也是月也立土牛

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



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  
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

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

何晏議月令季春礫攘大難非所以祀皇天也夫天  
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攘之國有大故可祈於南  
郊至於祈禳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王肅云厲殃  
漢之淫祀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  
祖無事於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  
文除祕祝所以稱仁明也陳留范宣曰舜有拂卯無

磔雞及魏明帝大修禳祭儀雞特禳宜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

晉制每歲朝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太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祀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晉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禊洛水之側東晉元帝詔罷三日弄具

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

宋省礫襍之禮而郡縣往往猶存

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今相承為百戲之具  
雕弄巧飾增損無常

通典說曰按禊與曲水其義參差晉趙王倫篡位  
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  
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  
跨水流杯飲酒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  
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

祥蔡邕曰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由此也凡言祓者祉也以為祈介

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

祀以祈豐年也後漢杜篤云郭虞三月三日上辰

產二女上巳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並不育俗以

為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

禳自潔濯謂之禳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

曰郭虞之說良為虛誕假有庶人旬內夭其三女

何足警彼風俗乎杜篤賦乃稱王侯公主暨於富

商用事伊洛帷幔元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  
於洛襖也馬融梁冀西第云西北戌亥元石承輪  
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劉楨魯都賦曰  
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被襪國子永嬉此用七  
月十四日也

魏孝文居文明太后喪服縗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  
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襪惡於  
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

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  
况居喪乎

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年暮上臺東宮奏擇  
吉日詣殿堂貴臣與帥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備設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為侖子  
又作方相氏與窮奇祖明十二獸逐惡鬼於禁中大略  
如漢制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一品已下從六  
品以上陪列預觀儼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中出殿

南門分為六道出於郭外

隋制季春晦雉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  
前一日禳陽氣季冬旁磔大雉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  
羝羊及雄雞一選俎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雉則四隊  
執事十二人赤幘禱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  
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其一人為唱師着  
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門外  
為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

合趨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齎牲餽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唐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並見開元禮

大儺之禮前一日所司奏聞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為侏子著假面衣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為一隊六人作一行執事者十二人著赤幘禱衣執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著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其一人為唱師著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合為一



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大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

以令

下皆服平巾幘袴褶州縣儼方相四人執戈楯唱率四人  
振子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方  
相唱率縣皆二人皆以雜職差之其振子取人年十五以  
下十三以上充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鼓鞀四人執戈鞭  
戟也以逐惡鬼於禁中有司先備每門雄雞及酒擬於

宮城正門皇城門設祭大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為瘞禬

各於皇城門外之右方稱其事先一日之夕儼者各赴集

所具其器服依次陳布以待事

諸州縣儼則前一日之夕  
所司帥領宿於府門外縣

門亦如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

於階下如常儀鼓吹令帥儼者各集於宮門外

諸州縣未辨色所司

白刺史縣令請引儼者入

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振子備請逐疫訖

出命內寺伯六人分引儼者於前長樂門永安門以次入

至左右上閣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楯

諸州縣儼將辨色官者二人出

門各執青麾引儼者入無官者外人引導於是儼擊鼓執俱譟呼鼓鞭戈楯而入

唱率振子和曰

甲作食殛腓胃食疫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

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

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鬼凶赫汝軀拉汝幹節

解汝肌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唱率俵子以

下

諸州縣  
儼同

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趨順天門以

出分詣城門出郭而止儼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

向出訖率齋郎羈牲匈奴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

齋郎酌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於座右跪讀祝文

諸州

縣儼官者引之遍索諸室及門巷訖官者引出中門所  
司接引仍鼓譟而出大門外分為四部各趨四城門出

郭而止初儼者入祝五人各帥執事者以酒脯各詣州  
門及城四門儼者出便酌酒奠脯於門右襍祝而止乃

舉酒脯埋於西南  
酒以爵脯以簋

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

臣姓名昭告於太陰之神玄冬已謝青陽馭節惟神屏  
除凶厲俾無後艱謹以清酌敬薦於太陰之神尚饗訖  
興奠版於席乃舉牲并酒瘞於坵訖退其內寺伯導引  
出順天門外止諸州縣難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祝姓名敢昭告於太陰之神寒往暑來陰陽之常度惟神以屏凶厲謹以酒脯之奠敬祭於神尚饗

宋朝之制凡水旱灾異有祈報之禮祈用酒脯醢報如

常祀

宮觀寺院以香茶素饌詳見雩祀門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六月澶漢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

牢禮祭之

真宗天禧元年以蝻蟲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  
仍勅諸州軍於公宇設祭

四年四月以大風起西北飛沙折木晝晦數刻上遣中  
使詣宮觀建道場以禳之

仁宗嘉祐元年正月以帝不豫設醮於大慶殿輔臣宿  
齋於殿廡命近臣分詣寺觀宿齋一月及遣諸州軍長  
吏禱嶽瀆諸祠

八年五月輔臣分詣景靈宮郊廟社稷為皇帝祈福仍遣朝臣二十一人遍禱于五嶽四瀆名山勝迹

英宗治平二年三月詔以彗星見開在京諸寺觀五日放士庶燒香於玉津園設醮延福宮建道場半月祈禳哲宗元祐八年以太皇太后不豫遣官禱在京宮觀寺院祠廟嶽瀆所在勅長吏就祈又遣近臣設道場於近上宮觀寺院凡七晝夜仍龍散日於中太上宮上清儲祥宮醴泉觀設醮嶽瀆亦就道場七晝夜

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一日詔朕惟兩宮北狩之久痛切於中而又道君皇帝春秋益高念無以見勤誠之意可令入內侍省差官一員前去建康府元符萬歲宮修建祈福道場三晝夜務令嚴潔庶稱朕心

三十一年虜亮渝盟臣僚言竊謂陛下飭躬修德可勝強暴望差撥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廟庭載於祀典者令州府分詣致禱四聖五嶽之神於宮觀設位祈禱冀蒙陰助以速萬全從之

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覩車駕巡幸視  
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神諸陵攢宮  
感格響應昭彰使逆亮誅夷虜騎遁去兩淮無警舊疆  
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之禮從之

三十二年八月

時孝宗  
已即位

禮部太常寺言看詳輔祭事欲

依紹興祀令蟲蝗為灾則祭之俟得旨本寺擇日依儀  
祭告其祭告之所國城西北無壇壝乞於餘杭門外西  
北精進寺設位行禮所差祭告官并合排辦事並依常



時祭告小祀禮例在外州縣無蟲蝗為害處候得旨令戶部行下有蝗蟲處即依儀式一面差令設位祭告施行從之

按太常因華禮慶歷四年六月臣僚言天下螟蝗頗為民物之害乞京師內外並修祭酺詔送禮院詳定禮院稱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音步酺為人物災害之神鄭康成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蛭螟之酺歟人鬼之步歟蓋亦為壇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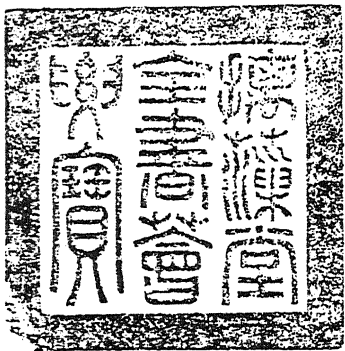
雩禱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為害者此酺  
蓋人物之害也漢時有蜚蠊之酺神又有人鬼之  
步神康成未審果從何酺故兩言之歷代書史悉  
無祭酺儀式欲准祭馬步儀施行壇在國城西北  
祭儀禮料並屬小祠乞差官就馬壇設祭稱為酺  
神祝文係學士院撰定若外州者即畧依禋禮是  
歲儀注先擇便方除地設營攢謂立表施繩以代  
壇其致齋行禮器物等並如小祠上香幣以白祝

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某州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酺神蝗蝻洊生害於嘉穀惟神降祐應時消殄謹以清酌制幣嘉薦昭告於神尚饗

淳熙十四年十月以太上皇帝聖躬違和命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及祀典者所在精虔祈禱又令宰臣以下分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宮觀等

寧宗嘉定間以飛蝗為災行下酺祭

文獻通考卷八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史部會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八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九

史部

文獻通考卷八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社考二十二

告祭上 立君 建都 封國 告宗廟附

堯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

讓于德弗嗣

謙遜自謂德不足以嗣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

也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在璿璣玉衡以文祖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

齊七政

在察也言初攝位乃察璣衡以肆類于上帝禋審七政之所在猶今渾天儀也

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

郊祀者祭昊天之上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上帝天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六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舜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

陟元后

朱子曰歷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



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  
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  
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  
之初再辭曰固毋禁止之辭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  
者以為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為堯廟未知  
是否如帝之初即上篇所記齊  
七政修羣祀朝諸侯等事也

湯既黜夏命告于上天神后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

殷家

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

蔽簡在帝心

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  
隱蔽以其簡在天心之故

朕躬有罪無

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武王克殷厥四月哉生明

哉始也始生  
明月三日也

王來自商至于

豐

豐文王  
舊都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

之野示天下弗服

服與復同  
不復用也

既生魄

生魄望  
後也

庶邦冢君

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

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燔柴祭天望祀山  
川告武功之成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  
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

惟二月

既望

朱子曰林曰漢志曰周公攝  
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

自周則至于豐

於已望後六日成王從鎬京惟太保先至于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

周公相宅

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

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朏明也月三日明生

之名林曰漢志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與卜既望同意劉諫議曰越與粵同粵若發語聲也來三月猶言明月也戊申三月五日也葉曰周官大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注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住處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營之也度待洛反

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洛汭洛水之北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

也庶殷言本是殷民也葉曰攻位者若翼日乙卯周公開荊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

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傳曰翼明也十二日也蘇氏曰

疏曰乙卯

營也按後篇是日再卜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告立郊社位於天以后稷

配故二牛丁巳十四日也

疏曰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

豕一

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社稷共牢十五日也禮成廟則粢之此其粢之禮歟廟有土

疏曰戊午

木之工故郊社先成而粢之也此間當有告卜事

召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

于新邑咸秩無文

朱子曰始舉殷家之禮損益以其從殷而來猶前篇之庶殷

疏曰雖有

也王氏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成王於新邑舉盛禮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咸次秩而祀之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

予齊百工倅

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此本其攝政時言也齊百工謂百官總已以聽也周謂宗

周也言我所總百官今使之從王於周而我則未敢歸周恐新邑之有事也

今王即命曰記

功宗以功作元祀

今王乃命曰我記人之功而尊之又以此功因新邑殷祀而告之神明矣

王氏曰記功蓋若紀于太常藏  
在盟府之類也見洛誥篇

小宗伯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

大封

疏曰此國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大貞卜大封之等眡高作龜者是也又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按

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按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

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春官大卜凡

國大貞卜立君卜  
大封則眡高作龜

戊辰王在新邑

洛邑也

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明月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

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賓殺禋

咸格王入太室裸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鬯告神

太室馬氏曰廟中之夾室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

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朱子曰賦也旬徧宣

布也召公召康公奭也肇開戎女公功也言王命召虎  
來此江漢之許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  
惟召公為楨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  
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  
章所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賦也釐  
云也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叙王賜召公策命  
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  
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大雅江漢篇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以當

錫命告其始祖故  
賜鬯文侯之命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

文公命

大宰文公卿士王子虎也內史興周內史叔興  
父晉文公獻公之子惠公異母兄重耳也命命

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上卿逆于境也逆迎晉侯郊勞也郊迎用辭勞

號館諸宗廟館舍也舍於宗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上公饗饋九牢饗

一恭反饌設庭燎燎力召反設大及期命于武宮將期

事之日也武宮文公之祖設桑主布几筵也練主用栗

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

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

欲繼於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

入說云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

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也服驚內史贊之三命而



後即冕服

贊道也三命三以王命命文公文公三讓後就

既畢賓饗贈餞如公

命侯伯之禮而加以宴好

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饗之屬饗饗食之禮贈致

贈賄之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

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以宴好也大宰

上卿也而言公者兼之

食音孫好去聲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

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

告古毒反謂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

奉禮義成

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

封諸侯於廟者示不敢專也明

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

白虎通

古者明君爵有德

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

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

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

一獻一醕尸也舍當為釋

非時而祭曰奠

疏曰云一獻知非初裸及朝踐饋食

之一獻必為一醕

尸者以一醕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

鬼神未暇冊命而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始可以行其爵

賞及賜勞臣下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

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

王命諸侯則儼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是

也祭統

漢文帝即皇帝位於代入未央宮還坐前殿十月辛亥

見於高廟

按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於天地祖宗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未之有改漢承秦後典禮隳廢以古人所以郊祀天地者施之五時之淫祠而未嘗有事天地之禮高皇帝平秦滅項諸侯王推戴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於此後不備錄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

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

古者封國必告於廟社而冊之示不敢專也漢制未聞太史公三王世家載武帝從大司馬去病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冊書有廟立二字則亦必有告廟之禮云

光武建武元年即皇帝位於鄩為壇營於鄩之陽祭告天地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俱從末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

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  
咸曰王莽篡弑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  
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  
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  
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三羣下曰皇天大  
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魏文帝黃初元年十一月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  
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

為壇於繁陽魏王登受禪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  
臣丕敢用元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  
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  
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之歷數運終茲世  
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  
符漢王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於丕丕震畏  
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於蠻  
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

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不祇承皇象敢不欽承  
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  
羣寮登壇受命璽綬告類於爾大神惟爾有神尚饗永  
告兆民之望祚於有魏世享

建安二十六年漢中王即位於成都武擔之內為文曰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  
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  
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

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  
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冀行天  
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  
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  
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  
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於天  
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晉武帝太始元年冬十二月帝受魏禪設壇於南郊柴



燎告類於上帝

按自魏晉以來之君受禪即帝位皆有燔燎告天之事冊文大槩稱述天命人心以自負而其實則欺孤弱寡以取天下而矯誣其詞耳故不復錄

元帝為瑯琊王將即極位告廟王導書問賀循云或謂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羣臣告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王今固辭尊號俯順羣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不知今進璽當云何

循答曰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主初封漢王時羣臣共奏上勲德承以即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方論導又書曰得刁僕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郡是父也至惠帝為七廟至懷帝京兆府君應落想足下亦是識刁侯不欲告惠懷二帝不知於禮云何循答曰古禮及漢氏之初皆帝帝異廟即位大事謁於太祖故晉文朝於武宮漢文謁於高廟也至光武之後惟有祖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依之亦惟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毀恐有事之日不得為有不告然人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欲依古禮惟告宣帝一廟今意以祖宗非一旦太廟合共事與古異不得以古禮為斷

大常問今封建諸王為告廟不知告廟冊與告諸王

同異祝文同不當以竹冊白簡隸書篆書也博士孫  
毓議按尚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為冊書逸誥以告伯禽  
也又周公請命於三王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今封  
建諸王裂土樹藩為冊告廟篆書竹冊執冊以祝訖  
藏於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冊告所封之王冊文不同  
前以言告廟祝文當竹冊篆書以為告廟冊冊之文  
即祝辭也舊告封王告改年號故事事訖皆當藏於

廟以皆為冊書四時享祀祝文事訖不藏故但禮稱  
祝文尺一白簡隸書而已又王珉議云中朝大事告  
天地先郊後廟徐邈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  
如此次則宜先告郊也按元帝大興元年詔曰當先  
告廟出便當郊先人事而後天理自親及尊耶虞先  
云武王克商先祭後郊賀循議告謚南郊不當用牲  
然先告代祖謚於太廟復有用牲於禮不正理不應  
有牲告郊廟皆不用牲牲惟施於祭及禱耳徐邈又

議云按武帝永熙元年告謚南郊用牲自江左以來

哀帝興寧中簡文咸安中告謚並蒼璧制幣告立太

子太孫

邈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禮郊牲在滌三月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豢日既

通不容得備又禮郊特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  
帝牛不吉則卜稷牛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別也謂  
令牲至則用當無疑否范甯答云禮郊牲必在滌三  
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二牲也帝牲不  
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  
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唯其用非吾所聞也  
凡告用制幣先  
儒有明義也

康帝立准禮將改元尚書下侍御史太常主者殿中屬

應告廟其勒禮官并太史擇吉日撰祝文及諸應所用  
備辦符到奉行博士徐禪議曰按魯文公之書即位也  
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  
終亦在諒闇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事莫  
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  
故君道重焉謂應告尚書奏按惠帝起居注改永熙二  
年為永平元年使持節太尉石鑒告于太廟前朝明准  
不應革易如禪儀

禪告文曰維建元元年正月日子孝  
曾孫嗣皇帝諱謹遣使持節兼太尉

某官某甲敢昭告於皇祖高祖宣皇帝諱以眇身屬膺  
明命為兆人主惟神器之重夙夜祇勵夫首元正位改  
物承天先王之典刑建國之大禮今改咸康八年為建  
元元年享祖宗之保祐膺乾坤之休靈敢薦告事一元  
大武薌合薌冀嘉薦庶羞清滌清酌明告于皇祖高祖  
宣皇帝穆皇后張氏尚饗告始祖廟等十一室同辭也  
宋武帝永初元年六月受晉禪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  
柴燎告天

齊高帝建元元年四月受宋禪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  
柴燎告天

梁武帝天監元年四月受齊禪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

柴燎告天

禮官儀大事徧告  
七廟事見下篇

陳武帝永定元年十月受梁禪即皇帝位於南郊柴燎告天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受魏禪即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

周閔帝元年正月受魏禪即天王位柴燎告天

隋文帝開皇元年二月受周禪即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太傅上柱國鄧公竇熾柴燎告天是日告



廟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帝受隋禪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命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告於南郊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即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祀祝文曰維大宋建隆元年歲次庚申正月辛丑朔某日嗣天子臣

御名

謹遣某官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皇

地祇天命不常惟德是輔神器大寶猥集眇躬欽眷命而不遑勵小心而昭事靈貺下屬羣情樂推今月四日

已即皇帝位改國號為大宋乃改元建隆元年不敢不  
告尚饗又遣宗正少卿郭杞以即位告周高祖世宗廟  
嘉祐八年

時英宗  
已即位

翰林學士王珪論告天請謚事言謹

按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天子稱天以誅之  
春秋公羊說讀誅制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  
年夏既定真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為  
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四品  
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

近制唯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今擬上先帝之尊諡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神宗元豐時詳定禮文所言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無親告祝之別後世親告之禮不行故學者因有親告用牲史告用幣之文又謂吉告用牲凶則用幣皆非禮經之制請應親祠告天地宗廟社稷並依令用牲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登極告於昊天上帝冊文曰  
維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嗣天子臣趙構敢  
昭告于昊天上帝金戎亂華二帝北狩天支戚屬混於  
穹居宗社罔所憑依夷夏罔知攸主臣趙構以道君皇  
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大元帥之權倡義旅而先  
諸將冀清京邑迎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  
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臣趙構辭之再四懼不  
克負荷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

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尚祈陰相以中興於  
宋祚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

孝宗即位  
未改元

以皇帝登極奏

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泰一宮  
諸陵紹興兩攢宮

是日皇帝前後殿不視事其奏告行事官差宰執或  
侍從官內太廟別廟諸陵差南班宗室節度使以上  
兩攢宮就差紹興府南班宗室餘官及致齋降香祝

等皆依常奏告之禮其後應奏告並如例

淳熙十六年二月五日

光宗即位未改元

以皇帝登極奏告天

地宗廟社稷景靈宮諸宮觀諸陵攢宮

紹熙五年七月五日

寧宗即位未改元

以皇帝登極奏告如孝

光兩朝禮

按國朝會要告禮門總序稱祖宗以來登位則有

告祭而所記累朝排年告祭之禮則惟昌陵受禪

創業思陵南京中興有之此後則惟孝宗光宗寧

宗登極有告祭之禮而太宗以下皆無之豈軼其  
紀耶或孝光寧三帝以受內禪故行之而累朝以  
諒闇不克行耶又即位之後即親見於宗廟行饗  
祀禮亦惟孝光二帝行之累朝則皆以諒闇闕其  
禮云

告祭下

巡狩

征伐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協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

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

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

藝祖用特五載一巡狩

朱子曰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歲二月

當巡狩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望燔柴以祀天而遂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其秩次而就祭之也秩者

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

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其有不同者則協而正之也 舜典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注曰天子

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岱宗東岳柴祭告天也至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疏曰謂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別皆一牛鄭以經云祖禰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每廟皆一



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各用一牛也 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 天子巡

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

曾子問 遷主詳征伐條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

造皆祭名其禮亡

疏曰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按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禱祈

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類為祭名也按爾雅釋

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

炎注曰求便宜也是宜為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

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為親近故以奉至言之

各隨義立名也

王制

朱子曰郊祀者祭昊天

常祭非常祀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

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山川則

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

沈直金反

疏曰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

後去則殺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

又曰王巡守唯至方岳不至四海夷狄故以四海為四

方爾雅云祭山曰廋縣祭川曰浮沉今鄭云以祈沈者

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

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引玉人職者按彼有大璋中

璋邊璋過大山川用大璋過中山川用中璋過小山川

用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此三璋之勺也云黃

金勺者即彼三璋之勺云前馬之禮者以黃金勺酌酒

禮山川在馬牲前之禮引之者證過

山川設禮用馬牲之事也

夏官

玉人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

衡四寸有縹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射食亦反勺上灼反衡音橫

射琰出者也元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祝音泰校尸教反疏曰元謂衡古文為橫謂勺徑破先鄭為勺柄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者圭瓚之形前注已引漢禮但彼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狹明所容亦少但形狀相似耳故云形如圭瓚也知用灌者以其圭瓚灌宗廟此巡守過山川用灌可知於大山川已下至半文飾皆無正文鄭君以意解之云祈沈以馬者取校人飾黃駒故知馬也知宗祝亦執勺以先之者即引大祝職云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

是大祝用此經黃金  
勺之事也 冬官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般巡

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詩序

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曰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

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遜公羊子曰邴者何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也

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

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邴彼命反從才用反

許田者何魯朝

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

宿之邑焉穀梁子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

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

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邴許田互見之桓公元年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

禡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亡

受命于祖

告祖也

疏曰

前文據告行故曰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

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禘之先

受成于學

疏曰謂在學謀論兵事好

惡可否其謀成定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訊馘所生獲斷

耳者疏曰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訊言也執其可言問者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

陳氏禮書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禡禡師祭也禮

記禡于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午祠兵小宗伯凡王之

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為位肆師凡四時之大

田獵祭表貉

讀為阡陌之陌

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

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掌

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  
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設驅逆之車  
有司表貉於陳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  
先儒或以蚩尤為天子或以為庶人其詳不可以考  
然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  
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  
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  
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

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貉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燿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祭者不特為禱而已也唐制禡祭為壇壝設瘞炤皇帝齋於行宮從官齋於軍幕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而牲幣犧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為祭貉之禮誤



也

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

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

疏曰此經六事皆大祝所掌言大師者王出六軍親

行征伐故云大師云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于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云造于祖者出必造即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皆載于齋車云設軍社者此則據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云類上帝者非常而祭曰類軍將出類祭上帝告天將行云國將有事于四望者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有功得囚俘而歸獻捷於社云則前祝者此經六事皆大祝前辭春官下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注曰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有先事於社及遷廟而

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  
鑿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  
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于社社  
之主蓋用石為之奉謂將行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  
疏曰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按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  
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軍事是司馬所掌故  
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  
社主見地祇篇社稷條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

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量音亮或音良  
農云量其市朝州

軍壁曰壘鄭司  
涂環市朝而為

道也玄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  
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  
疏曰此為出軍之時所為量度之事軍行之所擬停  
之處皆為壁壘恐有非常故云軍壁曰壘也先鄭意環  
市朝而為道不釋州義故後鄭不從以一州則一師每  
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州即師也皆有道以相湊之

若然未必環遶為路也在軍不用命戮于社故將社之石主而行所居皆有步數故職在量人 夏官上

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

軍器

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及

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疏

曰按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彼官釁之而大司馬臨之又曰鄭知臨大卜者按大卜云掌龜之八命一曰征

云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者卜在廟又龜有神故云上卜謀人在下故云下謀君居其中故云參也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功勝也律所以

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鄭司

農云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於晉濮音卜  
疏曰云律所以聽軍聲者大師職云彼初出軍時大

師執聽至此克勝司馬執之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於涉反  
鄭司農云厭

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穀也春  
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玄謂厭伏冠也奉猶

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穀戶交反鄉許亮反疏曰  
玄謂厭伏冠也者按下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以其喪

冠反吉吉冠於武上向內縫之喪冠於武下向肆師  
上縫之以伏冠在武故得厭伏之名同上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甸音田社軍社也宗遷  
主也疏曰師謂出師征

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所請皆當用牲社及  
宗時皆肆師為位祭也又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

命戮于社又君以軍行蒞社擊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  
遷主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

遷主也 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  
為位疏曰數者禱祠皆須豫習威儀乃為之故云肆儀

也當習威儀之時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  
則小宗伯為位也

如之 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  
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山川蓋軍之

所依止 疏曰諸文皆云造于禰類于上帝造屬於禰  
此以類造同云於上帝則造與類同屬於上帝故鄭云

造猶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者

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為

壇兆故云為兆也云大神社及方岳者大神文在上帝

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云

軍將有事於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岳

方岳即四望也云山川蓋軍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  
不可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則必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  
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

車助助大司馬也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為敵所得

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小祝大師掌釁祈

號祝疏曰祈號祝者將出軍禱祈有寇戎之事則保郊

之禮皆小祝號以讀祝辭

祀于社故書祀或作禩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

祀之彌裁兵禩音祀令力呈反彌依注音救亡爾反

疏曰玄謂保祀互文者郊言保守亦祀社言祀亦保

守故云郊社皆守而祀之云彌裁兵者經言有寇戎之

春官下

傳是類是禡師祭也

是類是禡詩大雅皇矣篇文也師祭者言用師出征之祭名也

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也爾雅

帥師者受命于廟受

賑于社

賑市軫反 疏曰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大宗伯以賑膳

之禮親兄弟之國今言受賑于社明是祭社之肉盛於賑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元

云蜃大蛤賑之器以蜃飾因名焉

君以軍行祓社

盛音成

閔公二年左氏傳

釁鼓祝奉以從

祓音弗釁許靳反從如字 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

以血塗鼓鼗為釁鼓奉奉社主也

鼗步西反 疏

曰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國

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

于祖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

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是軍行必載

曾

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 定公四年左氏傳

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

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

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齊側皆反注及下同

齊車金

大馭掌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餘見

宗廟上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

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

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

后就舍

以脯醢

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疏曰以曾子不解主命之意故孔子

答以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祖禰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于齊



車金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帛皮圭而後始就停舍之處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祖禰主前以告神又設奠祭既卒斂此幣帛皮圭埋諸兩階之間乃復而出蓋此主命故也反必

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禮記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

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卒為政於公族者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

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疏曰此一

節明庶子從行在軍之事則守於公禰者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為禰者既在國外欲依親親之辭文王世子戰則守于公禰孝

愛之深也注曰行主君父之象同上

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

后請罪有夏

牡茂后反  
而加虐乎

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  
疏曰孔安國注論語云殷

家尚白未變夏禮  
故用元牡

湯誥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

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疏曰王制云  
天子將出類

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者  
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  
已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  
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底商之罪

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疏曰禮天子出征必  
類帝宜社此告皇天

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  
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  
也山川大乃有名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  
名大互言之耳

于商

告天地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

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

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左傳蒯賁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籍上祖莫享之意予小子

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畧路也言誅

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服采章曰華

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

還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篚盛其絲帛奉迎道

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

我依附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周書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于征伐商

疏曰此歷

叙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是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月是十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祭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叙其事見其功成之次

于豐

疏曰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生明魄死而明生互言也

丁未祀于周

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

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

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

武成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

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

疏曰既事而退

者既戰罷而退也柴於上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於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於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也

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

逡息後反疾

也周頌曰駿奔走

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

臨尊也

追王於況反。亶丁但反。父音甫。禮記大傳

莊

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

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

欲就尊嚴之處。使之威畏。用命耳。但軍旅之衆。非廟內所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為蒐除社。云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是告於廟。習于巷也。下有圍郎。知治兵為圍郎也。左氏曰。治兵於廟。禮也。公及諸侯從。劉康公

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

脤。市軫反。脤宜社。

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養威儀以致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

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

膳祭肉

盡津忍

反下同膳音燔戎有受脤神之節也

交神之節

今

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疏曰天地之中謂中

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人所稟受是也

成公十三年左氏傳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

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

雙玉曰穀環齊靈公名負依也

棄好背盟陵虐神主

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

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

末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守官之臣偃獻子名

苟捷有功無作神

羞官臣偃無敢復濟

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

惟爾有神裁之沈

玉而濟

襄公十八年左氏傳

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

子登輶車以望晉軍

輶車車上為櫓輶車高車加巢

疏曰說文云以望敵也櫓澤

中守草樓也是輶與櫓俱樓之別名

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

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



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

虔敬也

徹幕矣曰將發

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

夷平也

竈而為行也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疏曰兵車惟元帥在中御者在

左也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也左右執兵而下惟御者持車不下也

戰乎曰未可

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禱請於鬼神

成

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縗絰士輿櫬

縛手於後

惟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街之櫬棺也將受死故縗絰

楚子問諸逢伯

逢伯楚大夫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

璧而祓之

祓除凶之禮 疏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謂之祓除明是除凶之禮也

焚其

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僖公六年左氏傳

鄭子

展子產伐陳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

諸門陳侯使司馬柏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御魚呂反

免音問擁於勇反 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

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

朝

纍自囚繫以待命

子展執紼而見

紼陟立反見賢通反 見陳侯

再拜稽

首承飲而進獻

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

子美入數倅而出

數所主反

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

司空致地乃還

被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定之乃還也疏曰周禮

有掌節之官節為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已之官屬以安定之乃還也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

楚

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

京觀

觀古亂反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

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

慝

鯢五兮反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

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

事而還

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  
宣公十有二年左氏傳

孔叢子問軍禮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於朝簡練傑俊任用  
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  
徒搢朴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  
大史誓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  
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

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  
類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  
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  
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  
舍奠焉而後就舍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  
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  
皆祭告焉天子命將出征親絜齊盛服設奠於  
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

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  
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  
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  
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  
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於上帝捷則報之  
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 及  
至敵所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戰日將帥陳列  
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

五申既卒遂禱戰祈克於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  
全已克敵使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  
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  
告也 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  
公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  
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主之前然  
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  
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於祖禩然後

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斂玉埋之於廟兩階  
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馘告大  
享於羣吏用備樂享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勲焉謂  
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 祈勝之禮命勇謀  
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為壇祈  
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  
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  
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



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  
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陳去聲君  
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  
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  
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  
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漢高祖起兵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響鼓  
武帝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將軍霍去病伐匈奴至幕

北圍單于斬獲虜首七萬級封狼居胥山乃還

師古曰登山祭

天築土為封刻石紀事以彰漢功

元鼎五年帝為伐南越告禱於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

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皇為泰一鎗旗

注見祭星門

命曰靈

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漢祀令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沉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斗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他名水如此者沉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沉祠他

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圭璧不滿百里者不沉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麋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軀勅俱反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下車則惟此時施

行漢世率以為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  
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  
月都講今金草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  
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  
可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按古者天子之巡狩也出則類祭反則告至其征  
伐也出則類禡入則振旅皆有事於天地祖宗其  
禮至不輕也自漢而後則無聞焉惟巡狩所至則

祠其名山大川而講武之祭則只於平時教閱之際行之至於征伐則亦無治兵振旅之禮矣

魏文帝黃初元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

梁武帝時禮官司馬筠議自今大事遍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於是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寇賊平蕩築宮立闕纂戎戒嚴合十一條則遍告七廟講武修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

王四夷款化貢方物諸公王以僖削封及詔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

後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於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於社有司以毛血饗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於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嶽鎮海瀆源川等乃為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盟

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於坎又軟  
血軟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  
壇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屆戰所  
卜剛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為壇而禡祭大司  
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之  
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賞  
用命戰士於祖引功臣入旗門即神庭而授版焉又罰  
不用命於社即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詣社訖擇

日行飲至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月朔陳六師  
凱入格廟之事飲至榮勲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賞典焉  
隋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嶽瀆以太牢山  
川以少牢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亦如  
之將發軔則輶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為山象設  
埋炤有司剝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脯醢加羊於輶  
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饌埋於炤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軌  
前乃飲授爵遂轆輶上行



開皇八年以伐陳有事於太廟帝親餞將士陳師誓衆  
九年四月帝幸驪山親勞旋師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  
煬帝大業七年征遼東亦行類帝宜社之禮

唐高祖武德元年秦王平薛仁杲凱旋獻俘於太廟  
二年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獻捷於太廟

四年秦王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  
世充竇建德及隋神器輦輅獻捷於太廟

太宗貞觀四年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於太廟

高宗總章元年以高麗平獻俘於含光殿大會李勣及部將以下獻俘於昭陵乃備軍容奏凱歌于京城獻於太廟以後征四夷討叛臣有功皆獻俘太廟

儀鳳二年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高宗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於廟蓋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檢貞觀以來勅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舊行焉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四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征潞州  
出宮日請遣官告天地太廟社稷城門外輟祭用羝羊  
一所過州府河橋及名山大川帝王名臣陵廟去路十  
里內者各令本州以香祭告從之六月平澤路及車駕  
還宮皆遣官奏告天地太廟社稷仍祭祓廟泰山廟城  
隍廟

其年十月征揚州及太平興國四年征河東並用此  
禮

古者天子巡狩出征有親告宗廟之禮宋朝因之故  
幸西京封泰山祠后土謁太清宮皆親告太廟三歲  
皇帝行郊祀及每歲祈穀上帝祀感生帝雩祭祀方  
丘明堂大饗祭神州地祇祀園丘並遣官告祖宗配  
侑之意他大事自祖宗以來登位改名上尊號改元  
立皇后太子皇子生納降獻俘親征籍田朝陵肆赦  
河平大喪上謚山陵園陵祔廟皆遣官祭告天地宗  
廟諸陵及告社稷嶽瀆山川宮觀在京十里內神祠

其儀用犧罇豆籩各一

實以酒脯醢宮觀以素饌時果祝版幣帛行

一獻禮

乾德三年太常禮院言孟昶到闕日請差官奏告太廟社稷從之

開寶四年平廣南劉鋹赴闕奏告如孟昶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五月詔遣直史館石熙古還上都以平晉告宗廟七月劉繼元至命宰臣薛居正攝太尉行告廟禮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引繼元及偽命官以獻

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北征請出宮  
前一日遣官祭告天地於園丘其禮特牲太廟太社太  
稷壇用太牢望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於四郊礫風於  
風伯壇祀雨師於本壇禱馬於馬祖壇祭蚩尤及禡牙  
於北郊並用少牢祭北方天王於北郊迎氣壇用香柳  
枝燈油乳粥蘇蜜餅果從之仍遣內侍一人監祭  
真宗咸平六年車駕北征亦用此例

景德元年上封事者言按開元禮儀鑑云車駕行幸路

次有名山大川去三十里內則祭之名臣十里內則祭之今朝陵有期緣州縣所記山川祠宇名多僞俗望委禮官先檢詳事跡以聞可下太常禮院禮院言同開封府孟鄭州所供山川神祠除京城神祠舊係祀典者今約定祠宇請下逐州差官依禮致祭從之

哲宗元祐二年九月熙河路經畧總管司擒西蕃大酋領鬼章以獻詔差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告永裕陵

高宗紹興六年八月太常寺言車駕巡幸建康進發前

二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應臨安府載在祀典神祇出國城日輟祭用羝羊祝文并致祭沿路橋梁十里內神祠名山大川從之

三十一年詔金人敗盟朝廷興師合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令太常寺條具

尋具到合奏告天地社稷九宮貴神五福十神泰一差宰執宗廟差親王諸陵攢宮差宗室節度使及正佐以上行奏告禮及遣官祭告蚩尤馬祖北方天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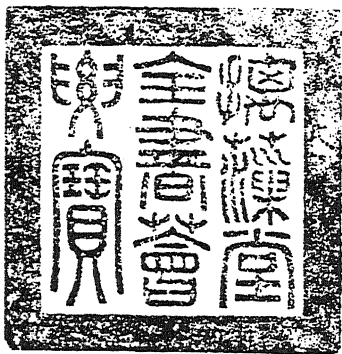
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并令招討使行禡祭之禮並從之

寧宗開禧二年五月以興師北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宮觀九宮貴神五嶽四瀆風伯雨師北方天王馬祖蚩  
尤

二年三月吳曦叛逆就誅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文獻通考卷八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